

绝世风流武侠小说

青
楼
奇
缘
中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二三	神话还是鬼话.....	321
二四	善心的强盗.....	335
二五	苦涩的蜜月.....	349
二六	献美与出丑.....	362
二七	乱葬岗捣鬼记.....	375
二八	逍遥津妓院不逍遥.....	392
二九	捉窝儿.....	405
三〇	死尸前的把戏.....	420
三一	世上还有这种人.....	435
三二	伤心的寻觅.....	448
三三	怎能不闹呢.....	460
三四	红柳丛的怪事.....	473
三五	惊心动魄的往事.....	484
三六	高贵的囚犯.....	498
三七	枕头风.....	513
三八	不该听的悄悄话.....	524
三九	不该叫的屋门儿.....	535
四〇	棘手的抓差.....	545
四一	女牢的恶娘儿们.....	555
四二	自杀前的一霎.....	567
四三	夺妻.....	577
四四	女子们的不情之请.....	588
四五	不要脸的面子.....	600
四六	胡搅与乱判.....	612
四七	能把她(他)当人吗.....	624

目 录

四八	走向死亡的路上.....	636
四九	夜幕下的恶斗.....	648
043		五二
303		六二
372		七二
303		八二
404		九二
430		〇三
432		一三
444		二三
404		三三
473		四三
484		五三
498		六三
512		七三
524		八三
532		九三
542		〇四
552		一四
562		二四
572		三四
582		四四
600		五四
612		六四
624		七四

朱布衣心里一动：我何不趁机会试探他一下呢？于是提了提精神，往后看看离官兵仍有很远，便也放低声音问田一苗：

“田棚头，昨夜要不是你在场，我这会儿兴许已在监狱里了。是吗？”

“话不能这样讲！”田一苗很诚恳地说，“若不是我，你根本不去逍遥津，也就没事了。”

“不能怪你！是我时运不佳。那淫妇就那么死了？我至今还像做梦。”

“我也是。”

“哎！我想起一件：据那妓女说，我去之前，你先到她屋里去了一趟？”

“不错。我方便之后，顺路去的。原想跟她亲热一会儿，她连劝带求。我这人有个怪脾气：再看上眼的女人，只要她不情愿，我决不硬来，便退了出来。”

“你碰了丁子，怎么又让我去碰呢？”朱布衣单刀直入地问。

“不是让你碰丁子。我看你人才、口才都高我数倍，估计你能打动她的心……”

“谁能想到先是淫妇后当妓女的人，还居然会节烈一回呢？”

……“她使我又一次明白这个道理：再淫乱的人也有个选择性的……”

不答“你跟老鸨儿认识几年了？”

田一苗望望朱布衣，似乎是奇怪他为何忽然把话题拉到这里。可也不能不答呀：

“多年了。”

“她一直对你这么好吗？”

“对！”田一苗像被蝎子蜇着一般，脸上陡然变色，“你这是说话还是下盘里出气？”

“你睡过她几次？”……客默的田一苗才一宿，感于合，

“啊！”田一苗像被蝎子蜇着一般，脸上陡然变色，“你这是说话还是下盘里出气？”

朱布衣不知田一苗怒从何来，眨巴了一会儿眼睛，才小心翼翼地说：

“她不就是个老鸨儿吗？你跟她还能……”外！不不！

“哼！”田一苗怒，五不朱小人，思意个，

“田棚头，在下方才的话错在何处？请你明示如何？”

“你在逍遥津对她不恭，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哩。此刻你又胡说八道，看起来咱这朋友要变成对头的……”

“田棚头息怒！常言说不知者不罪。都怪我不了解你二人的关系。难道就因为你对她有些恩惠，你就这么护着她？”

“不光对我有恩，还因她是个好人！”

“哪方面好？”

“都好！”

“哼哼……”朱布衣冷笑没出声，心里说：当老鸨儿的还有好人？

田一苗看看他，分明读懂了他的脸色，却不作解释。

朱布衣没达到试探的目的，不甘罢休，稍停一会儿，又绕着弯子说：

“我看得出：逍遥津的人，尤其是老鸨儿，对田棚头是够客气的……”

“嗯。”

“据你说，逍遥津每买了女子，都邀你去尝试。老鸨儿从不收你的钱吗？”

“不收。”

“请田棚头恕我直言：你也得对起人家啊！比方说吧，与她合手惩治一下财大气粗的嫖客……”

“我应该这样吗？”田一苗翻翻眼问。

“应该！”

“哼哼……”田一苗冷笑道，“你的弦外之音我已听清了。你是怀疑俺俩合手坑了你的银子？”

“不不！我不是这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人心术不正，要不怎么会把人想恁坏呀！”

“我这人心直口快，还请田棚头恕罪！”

“恕罪的话不必讲！只是你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若不从实招来，会在你眼里永远背着黑锅……”

“哪里！哪里……”

“我还是知趣点，说出来吧！不过也有些碍口的，以前从没对人说过。”

“那我就洗耳恭听！”

“她是我亲姑母！”田一苗红着脸说。

“哪！”朱布衣瞠目结舌。

当年，姑母为给侄儿娶妻，几十次碰壁，已气得头蒙。婆家的侄女也和其他姑娘一样嫌贫爱富，竟自杀了。婆家人一埋怨，她气恼得病了一场。

她从小就执拗。八岁时因为鸡叨了她碗里的米饭，她一怒把十几只正下着蛋的鸡全打死了，一个不留。如今这强脾气更甚，上了别劲，发誓要让这些姑娘失去用势利眼挑选男人的权力……

誓言好发，措施难行。愁了好久没法子办。可巧当年她丈夫死了，她跟前也无子女，更能独断专行。想到个下策：买来这

些女子，开烟花院，非让男人任意选择她们不可！”

就这样，她为了出口恶气，免得得气厥病，连名声也不顾了，不听任何人劝告，花重金去买那些女子。可人家大都不肯卖闺女，只有三人谈成交易。

有三个也好，她又在别处买了几个，便在城里置了处好院落开了门儿，取名“逍遥津”。

她自己却能身在闹市，一尘不染，从不让任何男子沾边儿。她夸过口：

“我常在河边站，就能不湿鞋……”

她对无理挑逗自己的嫖客，虽怒骂却从不讹诈钱财……

朱布衣听完了田一苗的叙述，滚下驴来，连连施礼打躬说道：

“小子该死！实不知是令姑母如此。我该狠狠地打嘴！狠狠地打屁股……”

田一苗向后边的官兵撅撅嘴，说道：

“别让他们看洋相了，快上驴赶路吧！”

后边的官兵怎会不对他们的举动疑心？便窃窃私议。

田一苗说：“我因昨夜平白引你去是非地招来横祸，一直愧对你，才心血来潮，说了上面的话。我还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没谁知道俺二人的姑侄关系（这也是姑母的意思）。请先生守口如瓶才好。”

“我但凡有点人性，也不会张扬此事的。你的姑母与我的姑母何异？”

“我与姑母虽是至亲，却并没有合伙儿敲你的竹杠。请先生莫想得太多！”

“在下绝无此念头！方才是有意激你说说实话，才开了个小玩笑，请勿放在心上。”

“先生不大走动官府，不知行情。如今只要一出人命，肇事者能花万两银子买得无事，也是万幸……”

“这点我深信不疑。田棚头若再解释，就是对我多心了……”

天多半晌时，一行人来到朱家滩，在朱布衣门前下了马和驴。

朱布衣上前敲门，还撇着腔叫道：

“夫人！快快开门！”

好半天，门才开了。王氏一见外边这么多官兵，吓得“娘哎！”一声，跌坐在地上。

朱布衣嫌她丢自己的人，一把扯起她来，才看清她衣衫不整，头发散乱，眼泡红肿。不由得惊呼：

“你……”

“我……”王氏没答下去，逃也似的跑进北屋。

朱布衣向后拱拱手，请大家进来：

“诸位！屋内落座！”

田一苗和官兵们把马拴在院内树上，跟他进屋。

街坊邻居不知出了什么事，纷纷站在大门外或墙头外观看。

朱布衣早就想像过这个情景。他认为这样更能提高自己的身价，有益无害。他也打好了娘娘被接后他炫耀的腹稿。

进了北屋，朱布衣拱手让每个人落座。人多凳子少。他宁肯让官兵坐到自家大床上，也决不让一人站着。

王氏瞅机会拉拉丈夫，小声问：

“他们是干啥的？”

“来迎接娘娘进京啊！”朱布衣的声音比她大。

“我的娘哎，那可完了……”

朱布衣原打算安置好众人，再拉老伴儿到一个背场里细问出了什么事。不想王氏插出了这话，声音虽然不大，可大部分人也都听到了，再无密谈的必要。

“出了何事？”朱布衣强自镇静地问。

“娘娘升仙去了。”王氏说得很认真。

“不会吧？”朱布衣颜色大变。

“我亲眼看见的……”

在朱布衣离家进城后，娘娘还询问过：

“朱爱卿哪里去了？”

王氏按照丈夫安排的话，回答道：

“他赶集买菜去了。”

后娘娘忍不住又问道：

“朱爱卿怎的还没回来？”

王氏只好用“也许碰见熟人喝起酒来”一类的话语暂时搪塞。

入夜，王氏向娘娘请过晚安，回到北屋刚睡下，忽听娘娘凄厉地喊叫两声，喊的什么听不甚清。她急忙穿衣起床，刚开房门，就见一溜火光，从地窖口发出，越过墙头，向东南去了。她“啊”的又关上房门，在屋里哆嗦了一阵。后来硬着头皮走到地窖口旁一看，只见从地窖里冒出滚滚浓烟，还窜出火苗子。她急急喊了几声：

“娘娘！娘娘……”

可是无人回答。她吓得大哭大叫起来。

街坊邻居被惊动，纷纷赶来。见此情景，非常纳闷儿：这菜窖里怎么会失火呢？

问王氏，她“呜呜噜噜”，答不出所以然来。众人少不了的

也要担水救火。

等得火灭烟息后，有个大胆的小伙子，主动提出要下去看看。说着，点燃一支火把儿，就要往窖里跳。一位老者说：

“别忙！最好腰间系根绳子。你到下边若遇意外，外边的人也好把你拉上来！”

“嘻嘻……”小伙子笑了，“二大爷，您真是抱着脑袋坐船——小心过度（渡）。上面守着这么多人，我下去能遇什么意外呢？”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小心些总没什么大差错吧？”老者坚持。

“也罢！听二大爷的！”答回。

小伙子被绳子坠入窖内，手中的火把由大到小，很快熄灭了。上面的众人捏了一把汗。不大会儿，听得小伙子呻吟一句，再无声息。众人深感不妙。老者一挥手，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小伙子拉上来，见他已经昏迷不醒了。在场人无不惊慌失措，发出多种猜测，议论纷纷。

老者倒还沉得住气，让人们把小伙子在地上放好，他一阵推拿摇晃。过了喝杯热茶的工夫，小伙子才慢慢醒转。老者慢慢问道：“你在下边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到。”小伙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刚下去就觉得心慌，还没顾细看火把就灭了。我虽有些怕，可是想着刚刚喷了大话，不好意思马上喊叫，硬撑着，谁知最后还是撑不住了……”

众人听了，更加断定里边有神仙妖魔鬼怪……老者却力排众议，说不是神鬼，只是一股邪气。他让人找来两把蒲扇，叫

年轻人轮流着往地窖里扇风。

过了两顿饭时，老者又鼓励人下去看。可没人敢冒险了。万般无奈，他自己让人用绳吊了下去，手中的火把果然没灭。

他上来之后，对人们说：“里边的床和被褥在角落里完好无损，看来烧掉的只是一堆干草，不知什么缘故……”

王氏走过来想听听情况。老者问她：“你们家谁在地窖里睡哩？”

王氏不敢说实话，只是含糊地道：“……她爹。”

“那就不对了，”老者说，“怎么床前摆着一双绣花鞋呢？”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王氏身上。王氏的脸在火把照耀下变得暗青。她改口说：

“那花鞋八成是俺闺女的……”

“也不对呀！”老者疑惑道，“闺女的鞋怎么放在那个地方呢？”

王氏窘得没法回答了。

“闺女朱叶呢？”老者问。

王氏摇摇头。

“朱布衣呢？”

王氏还是摇摇头。

老者和众人只好带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离去了。

王氏见众人走完之后，又哭了几声。忽然住腔了，眨巴眨巴眼睛，暗想：会不会是闺女朱叶他们捣的鬼呢？

昨天，朱叶从师父那里回到家，见娘已把菜窖收拾好了。她给娘擦脸上的汗水说：

“娘，我把你的话给师父他们一说，大家都很同情你，想帮

帮你……”

“啥？你把爹的事都抖搂出去了？人家不笑话咱家吗？”

“娘！作为我来说，不该讲的我自然不会乱讲。作为你来说，事到如今，你就别顾忌那么多了。俺有位姓陈的师兄，到独头镇盯了半天，发现俺爹和大姑一道要卖一个女孩儿。回来一说，俺师父估计到是送到县里去应选。把一个好生生的女孩儿送到皇宫那个活监狱里去，不是坏血良心吗？师父和俺几个都决计在救女孩儿这件事上多作些文章，一方面教训我爹两次，让他吃些苦头儿……”

王氏没听说完就连连摆手：

“那不行！我可不能让你们办坑你爹的事！”

“看看我爹办的这些事，他已经像个危重病人了，光发发汗怕是难以治好的，非重下针砭不可。另一方面，也想让我爹的同伙儿不敢再打那女孩儿的主意……”

王氏听着，没答话却直摇头。

“娘！你不光得同意，还得跟我们一道干哩！”

“你气死我吧！”

“我可舍不得让你死！这样办就是为了让爹回心转意，待你好一些，让你活得好好的……”

“反正我不答应！”

“我不嘛！你得答应！答应！答应……”朱叶在娘怀里撒娇，把娘征服了。

王氏按照女儿的安排，在朱布衣领吕品回家时，说仙家托梦的情节。

朱布衣进城走后，王氏见了朱叶说：

“傻妮子，你可把娘坑苦了！到了这一会儿，我的心还乱成一块儿呢！往后哩，我再不跟你们装神弄鬼了！”

“娘！你听我告诉你……”田一苗说。

任凭女儿再说再劝，王氏捂紧耳朵不听了……

王氏望着失过火的地窖，心里一再想：这地窖失火、小妮儿失踪的事，会不会又是叶儿他们干的鬼花活呢？

王氏回到北屋里，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可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耳边一直响着少女的呼喊和大火的呼呼声。

天亮后，她顾不得做早饭，就到朱天龙师父那里去找女儿。可那里关门闭户。邻居告诉她：朱师父和他的众徒弟，从昨日下午就到河南探望朋友，一直没回来。王氏想：这就不必问了，准不是他们办的事。那真是怪了！看起来，不是小妮儿被妖魔掠走，就是她真有娘娘命升仙去了……

王氏面对官兵，当然不会全盘子端。她只说了地窖失火、娘娘失踪的情节。就这么短短的一段儿，已经把朱布衣吓得从床帮上滑落到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田一苗和一个官兵，把朱布衣架回床上，只是安慰，一句难听话也没说。

直到吃了朱家上午做的酒席，饭后一抹嘴，田一苗才剔着牙说道：

“朱先生，俺有句话不得不请教：你让俺们回到县衙如何交差呢？”

“这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好请田棚头回去向太爷如实禀报了。以后在下再去县衙请罪……”朱布衣觉得刚喂饱他们，总能为自家办点事吧？

“朱先生！”田一苗皮笑肉不笑地说，“令夫人能用那番话搪塞你。你也能用那番话搪塞我们。我们却不能用那番话搪塞太爷。”

“田棚头言重了。这‘搪塞’二字……”

“不是搪塞是什么？”田一苗皮上的笑也消失了，“大家都不是三岁的顽童，你品品味儿：那些话能骗得了人吗？”

朱布衣恶狠狠盯着老伴儿看。王氏战抖着说：

“你们可以叫来俺全庄上的人作证！”

“哼哼！”田一苗望望王氏说，“你们的乡亲证明，太爷就能相信吗？再说，太爷也没空儿来问呀！”

朱布衣使了个眼色。王氏赶紧从床上席底下拿出一包银子，约二三百两。朱布衣接过，递到田一苗面前：

“田棚头，这是在下的一点小意思，买饭不饱，买酒不醉。让弟兄们路上买杯茶吃。万望笑纳。”

田一苗接过银子掂了掂，随手扔给一个官兵收起。他嘴里却说道：

“你们心意，俺可以收下。不过这点银子，连你欠条的一角还不够。太爷那里……”

“穷避不得，丑遮不得。”朱布衣难以为情地说，“小子实在家无分文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田一苗说，“太爷是两袖清风。你纵有万贯家财，也难买动他。须得先生亲自跟俺去一趟……”

“田棚头，请您高抬贵手……”

“我的手不贵，也好抬高。可我是个穷当差的，这次是奉命而来，迎不回娘娘，再不带回你去，太爷问起，我空口说白话，他不打烂我的屁股才怪！朱先生，您就委屈一趟吧。”

“田棚头……”

田一苗不再理他，从腰间解下铁索子，扔给一个官兵，不乏阴阳怪气地说：

“朱先生和我是朋友，我看你们不必按公事办了吧？让朱先生跟着走如何……”

瞧下王氏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手握着俩脚脖儿，“爹呀娘的”号啕起来。

朱布衣想：我若再拖拉，让他们索上牵着走，给村里人看见，可就斯文扫地了。不如好生生跟他们去吧……！

“夫人！”朱布衣倒驴不倒架儿地说，“切不可大哭小叫，也不必对外人乱说！我随朋友田棚头再进城拜访县太爷，能算坏事吗？”

王氏慢慢地止住哭泣，愣愣地看着众人解牲口出门……

走在街上，朱布衣在驴背故意把扣胸挺得稍直些，还有意跟身边的官兵搭讪两句，向路边的乡亲点头打招呼。表示自己是被官兵请去做客的，而决不是被抓去……

半下午走到了平安镇。朱布衣心里跳了两下：可别再在这里碰上黑痣脸一伙儿啊！我不光趁他们死人的混乱机会不辞而别，而且在路上蒙骗了他的手下人秃脑瓜、门楼头。他们再见了我不会轻饶的。我下午就是有意领路绕过平安镇走的。下午他们不让我领路了才涉这险……又一转念：如今有这一棚官兵保护着我，黑痣脸纵然撞见，也夺不走我的……

来到十字街口一座茶棚前。田一苗让众人到棚下喝碗茶再走。

朱布衣见茶棚一角有个老头儿，闷头喝茶一声不响，便坐过去搭讪，知他是本镇人，想拐弯抹角地打问一下黑痣脸一干人的消息。

老头儿抬头跟他答一句话，又愁眉苦脸地低下头去。朱布衣虽注意到对方的表情不宜交谈，可他实在不愿放过这询问的机会，还是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我昨日路过这里，不是正唱着大戏吗？今日还继续唱着没有？”

老头儿朝他略带愠怒地翻翻白眼儿，没吭声。朱布衣不知自己有什么错，倒认为对方听错了他的话，便重问一下：“今日还有戏吗？”

“哼！”老头儿嘴里像喷铅块，“你没长耳朵吗？有没有戏你听不出来？”

朱布衣无端受斥忍耐不下，反口相驳：“正因为有耳朵，我才打问唱戏的事！”

“有耳朵听不见锣鼓响还问什么？”老头儿气得眼睛都红了。

“我因为知道这里出了点事儿，估计艺人昨夜和今儿白天唱不成，是想问今夜还唱不……”朱布衣说是泼皮闹戏场的事，正要把话转向黑痣脸们。

谁知老头儿心事太重，听岔音儿了，没等再说下去，抓起茶杯向朱布衣脸上砸来，嘴里骂道：“我砸死你这个老小舅子……”

……

……

……

……

……